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三十八

宋 真德秀 撰

齊家之要二

嚴内治

宫闈内外之分

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内和而家理

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適與謫同見音現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宫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

與母也

臣按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葢相表裏云

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臣按此嚴中外杜請謁之法也自士大夫之家猶然況帝室乎

以上論宮闈內外之分

嚴内治

宫闈預政之戒

春秋傳齊桓公葵丘之盟曰毋使婦人預國事

臣按春秋之世婦人擅寵於内者多矣而未聞預政於外者也葵丘之盟可為萬世之戒者三曰毋易樹子適子也毋以妾為妻而此其一也及戰國時秦芉太后齊君王后始預國事見於史

漢高祖吕皇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惠帝立為皇

太后惠帝崩立孝惠後宫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高后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吕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吕氏非約也太后不悦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吕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諸君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

之後君亦不如臣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陳平為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決事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

二年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章

四年太后封女弟嬃為臨光侯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永巷中廢殺之立恒山王為帝更名宏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六年立肅王弟產為呂王

七年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

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餓死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不勝悲憤自殺太后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

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

不得職常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

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為耕

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

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

斬之而還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

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

氏為益彊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

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太后立兄子呂祿為趙王

八年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宫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平侯為内應

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内憚絳侯朱虚侯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叛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

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刦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

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禄信然其計太尉欲入北軍不得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内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説呂禄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解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禄以為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禄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

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産殿門吕産不知吕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宫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吕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急入宫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宫門見帝廷中遂擊産殺之郎中府吏厠中朱虛侯已殺産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吕更始還馳入

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吕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吕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捕斬吕祿而笞殺吕嬃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吕事告齊王令罷兵

臣按吕后之初受遺也高帝謂曹參可代蕭相國陳平可助王陵安劉氏者必勃可令為太尉后皆用之如高帝言是時未有邪心也一旦臨朝稱制軍國大權既從己出於是尊諸吕抑劉氏之意生

矣垂没慮禍令祿產分據兵權而私外家攘神器之謀決矣非內有平勃之忠外有齊楚之彊則呂氏將不可制非祿產庸駑易紿肯去兩軍則雖內外有人亦未易制然則漢祚之不亡者天也使后能以安劉全呂為心當惠帝之没迎立代邸即文帝也以嗣高帝之業付託得人坐享天下之養功在宗祏慶流外家雖百世可也釋此不為而貪八年稱制之權豔三國分王之寵騎虎不下逆志以萌致

使宗族殲夷嬰孺莫保昔之自私者乃還以自禍也豈不哀哉

孝元王皇后成帝立尊為皇太后哀帝立尊為太皇太后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新都侯莽為大司馬莽太后之姪也與共徵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歳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專威福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取少者廣戚侯子嬰年二歳立為孺子令莽踐阼居攝如周公故事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

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焉莽篡事見外戚篇

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于天下而元后惓惓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後漢皇后紀范氏撰曰自古雖主幼時艱必委成冢宰簡

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芈太后昭王母也穰侯者太后弟魏冉也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四帝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竇鄧閻梁竇何是也莫不定策帷帝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孝和帝即位年十六和帝章帝子也尊皇后竇氏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兄憲弟篤等皆在親要之地至永元四年竇氏益盛遂圖弑害和帝誅之事在外戚篇中

和帝崩殤帝生始百日鄧后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臨

朝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

范氏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

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斂衽於虛器直生懷

憤騰書於象魏

臣按東漢母后之臨朝者惟和熹為最賢然貪權

不釋杜根上書請還政為后所誅故史氏譏之

安帝閻皇后自帝時寵盛兄弟頗與朝權譖廢皇太子

保為濟陰王帝崩尊為皇太后臨朝后欲久專國政貪
立幼年與弟顯等定策禁中迎北鄉侯懿立之立二百
餘日而疾篤及薨后徵濟北河間王子未至而中黄門
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遷太后於離宫顯等皆伏
誅
沖帝立尊梁后為皇太后臨朝沖帝尋崩復立質帝猶
秉朝政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
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慝多見誅廢海内肅然而

兄大將軍冀鴆殺質帝遂立桓帝以此天下失望

桓帝無嗣竇后為皇太后臨朝定策立解犢亭侯宏是為靈帝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中常侍曹節等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靈帝崩皇子辯即位尊何后為皇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為所害後董卓專政遷太后於永安宮為所弒

臣按此所謂臨朝者六后也六后之中若鄧與梁本以賢稱而桓帝竇后亦志存社稷然鄧以終身

稱制為天下後世所非梁竇亦不免於禍敗由其以中壼而預國政外家而擅朝權非先王之令典故也可不監哉

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來羣臣無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

臣按曹魏行事鮮可法者獨此詔足以矯漢世之失故錄焉

唐武后娍寓深痛柔忍不耻以就大事高宗謂能奉己

故拔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久稍不平后召方士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然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長孫無忌大臣褚遂良也怫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

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帝崩中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未幾廢帝為廬陵王自臨朝立睿宗為帝實囚之而諸武擅命武承嗣偽設洛水石號為寶圖太后乃郊上帝謝貺自號聖母神皇宗室韓王元嘉等謀舉兵迎還中宗不克元嘉等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雖嬰褓亦投嶺南太后身拜洛受圖令薛懷義與羣浮圖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又有

詭言周書武成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為受命之符后喜
班示天下稍圖革命然畏人心不附乃陰忍鷙害肆斬
殺怖天下内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為爪吻有
不慊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他骨鯁臣
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户家不能自保太后保奮具坐
重幃而國命移矣御史傅游藝率關内父老請革命改
帝氏為武太后知威柄在己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
號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立武氏七廟其後宰相張

東之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二張易之昌宗后所寵也請傳位中宗于是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宫

唐史臣曰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帷薄嚴奥裏謁不忓于朝外言不納諸梱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修故淑範懿行更為内助若夫蠱嬖之興常在中主第裯既接則情與愛遷顔辭媚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為好左右附之憸

壬悉之狡謀鉗其悟先衰詟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簒而喪王室也韋氏中宗

后弑帝

臣按昔之論武氏者多矣以臣觀之后之為人絶類王莽莽初飾僞以釣名既得志而後肆其威虐后亦飾詐以徼寵既得志而後威虐行焉莽之簒也造符命收人情始而攝次而假久之遂為真矣后放而依之無一不然至其才術權數則十倍於

莽故雖以無道行之而材能爲之用怨叛不敢發此又莽之所不及也吁天生尤物以斵喪有唐之家國會高宗懦庸牝晨之鳴得以潛移神器化唐爲周然考其僭位財二十年而宗族屠翦殆無噍類向之黄其屋者乃所以爲赤族之地又曷若爲任爲姒不失聖后之名而本支百世永享無疆之福哉韋氏瑣瑣愚庸妄意踵武曽不旋踵身僇族夷不足録云

以上論宮闈預政之戒

大學衍義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汪學金

謄錄監生臣黄廷綬

大學衍義卷二十九

宋 真德秀 撰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內臣忠謹之福

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旣入（文公重耳也）呂郤畏偪（呂甥郤芮爲惠公之臣畏爲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

請見寺人內官披其名也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音汝即至君謂晉獻公也重耳在蒲城獻公以驪姬之讒伐之重耳遂奔翟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袪衣也披斬重耳之袪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言文公在蒲則蒲人在狄則狄人於我何有也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

易之何辱命焉（言君若反齊桓之所為已將自去不須辱命）行者甚衆豈惟刑臣（言一失人心則去者多也披閹人故自謂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潛出以避呂郤之難）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即呂甥也）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臣按披可謂知君臣之義矣方獻惠時重耳為公子在外公使伐焉若披有二心於重耳豈得為忠丁公為項羽將而私漢王終以被戮漢景帝為太子而召衛綰綰不往以此見褒披惟知此義是以

事猷惠時知有猷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入即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為忠乎文公見之遂免於難觀其言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非賢而能之乎此不惟内臣所當法凡為人臣皆所當法也

漢元帝時史游為黄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臣按漢藝文志游有所著急就篇行於世方是時石顯以中人筦執樞機肆為姦慝而游乃勤心納

忠有所裨益可謂賢矣顧雖叨權竊寵卒不免竄

流以死千載之下讀其傳者猶唾詈之而游於侍

從之暇優游翰墨著為小學之書有補世用身保

寵祿名垂方來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順帝時中常侍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

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

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衛鞅因

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

之

臣按晉文公得原名邑難其守問於寺人勃鞮以畀趙衰夫衰賢者也舉而得賢則勃鞮亦賢也後之議者猶以為譏蓋中臣之職承侍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而薦引人才則非其職矣良賀能以景監薦商鞅為非自謂得臣舉者匪榮伊辱賢矣哉後之中臣蓋有援引小人使預機政相與表裏以成其姦者皆賀之罪人也

呂強少以宦官為小黄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
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
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諸侯上象四七下裂茅土
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
曹節王甫張讓等並為列侯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
媚主佞邪徼寵疾妬忠良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
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刺罔不由茲又後宮綵女數千
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民有饑色而莫之邮宮女無用填

積後庭豈無憂怨又令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費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師曠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饑色此之謂也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切言極對陛下不容其言至令宣露羣邪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曲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

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聞忠言矣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而為司隷校尉楊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正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稸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强上疏諫不省黄巾賊起帝問所宜施行强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

黨人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家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等遂共搆强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不悦使中黄門持兵召强强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臣按吕强雖處内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當時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起綱維肅清宫省使同類者相觀而化皆為忠良而所事之主適皆昏庸凡所開陳一不之用乃以讒誣交締陷之刑網觀

其慷慨就死畧無惴懼之意可謂烈丈夫矣或謂
强之所職非諫爭也而乃譊譊不已毋乃侵官乎
是不然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猶可諫
况内侍乎巷伯刺讒之詩亦寺人所作也特不當
招權撓政然後為侵官爾强雖坐直言以死而千
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同時諸貂璫輩賣弄福威
取快一時終不免於大僇者鳳凰鴟鴞相去遠矣
唐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父改焉性忠强識義

理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忠言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惟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琦薛文珍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王即憲宗也帝納其奏貞亮名學士衛次公鄭絪等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憲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

臣按劉貞亮之忠不減呂强至其排去姦邪之黨請立英明之嗣有功於唐之社稷又非强所及矣自昔人臣凡與援立者莫不以定策元勲自詭怙權徼寵雖以霍光之賢有不免焉貞亮内臣也既居近密又著勲勞而乃退然自處委政廟堂無秋毫侵紊豈不賢哉帝之立貞亮有功而終身無所寵假憲宗豈少恩者耶霍氏之誅正以寵過而驕之故憲宗於貞亮無所假者乃所以全之歟君臣

之道於是乎兩得之矣

馬存亮元和時知内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柬尤精伍無罷士罷當作疲都無冗員敬宗初柒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曰吾嘗為子卜當與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柒材入宫衛士弗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為變有詰其載者韶謂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時帝擊毬清思殿驚

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宫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
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嘗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
兩軍角勝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為望至是存亮出迎
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
斬關入清思殿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
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等率騎兵討賊射韶及
玄明皆死遅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宫車駕還羣臣詣
延明門見天子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淮

南監軍

太和中中尉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謀立漳王湊上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議其事守澄乃止後致仕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貲端畏善訓士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惟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

唐史臣曰楚鄖公辛不敢讐君而忘父寃事見左傳昭愍之世昭愍昭宗謚兩軍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難功

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棄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
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義明甚不尸大勞
畏權處外又愈賢矣

臣按存亮以一身扞人主之難可謂忠矣又以一
言全宋申錫闔門之命不幾於仁乎嗚呼賢哉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
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
狀帖黄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過也蓋疾時中官

肆横云後從昭帝遷鳳翔求致仕後徵為兩軍中尉遵美曰一軍尚不可為况兩軍乎固辭不起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臣按嚴遵美之為人知分義明去就葢賢者也方其時為樞密使為中尉者觧不以怙權寵致覆敗獨遵美抗冥鴻之志投簪紱隱山林以壽考終非賢而能之乎臣是以表而出之

以上論内臣忠謹之福臣按歐陽修作五代

史記敘後唐張承業本末謂其事甚偉反復稱道之迹其本末如修言不謬顧其時與事有不可為後法者故畧之

嚴内治

内臣預政之禍

春秋左氏傳僖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地名

杜預曰寺人内奄官豎貂也齊桓多嬖寵内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

於此始擅貴寵漏泄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齊亂事見係國本篇

臣按内臣之預軍政自此始方其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功烈赫然而禍亂之本已潛伏於閨闥中曾莫之察故聖人作易以勿用取女為戒其有旨哉

秦趙高者生而隱宫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

之毅當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二世即位趙高說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為法律務益刻深餘事已見姦臣篇漢石顯之屬放此

漢宦官傳序范蔚宗撰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王宮之戒其來尚矣漢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

趙談北宫伯子頗見親倖至武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不得不委用刑

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其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旨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

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者曹嵩之養子嵩又騰之養子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和帝永元中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衆遷大長

秋帝策勲班貴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嘗與議論政
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臣按此東漢內臣預政之始也鄭衆之為人雖賢
於其徒然開端作俑終為漢世大患豈非孝和之
罪哉

安帝永初元年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司空尹勤
以雨水漂流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强臣之竊命

矯枉過正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孺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克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遷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怨氣並作陰陽失和此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可謂數號泣血者矣昔文帝之鄧通可謂寵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見任如此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近世戚宦請託不行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

哉

二年太尉楊震數論中常侍樊豐等罪為所譖罷為庶人飲酖卒

臣按是時宦官能譖殺大臣其權又盛於永元矣

安帝崩閻太后臨朝欲久專國政迎北鄉侯懿為嗣濟陰王（安帝子已立為儲嗣後為閻顯等譖廢）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悲號不食未幾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長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

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閻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宫門屯兵自守程等聚謀迎濟陰王即位收閻顯等誅之封孫程等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户是為十九侯濟陰王立是為順帝

臣按宦官至是以立君之功封侯者十九人則其權又盛於永初矣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樸敦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

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
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
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
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
設常禁同之中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
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
給事殿中如此則論事厭塞昇平可致也上覽衆對以
李固為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

宦官疾之作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久乃得釋出爲洛令固棄官歸漢中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臣按宦官權寵至此愈盛李固言之而獲辠張綱

言之而不省其漸將有不可制者矣

桓帝延熹元年帝召小黄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黄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黄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誅冀事見後外戚傳詔賞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侯超食二萬户璜等各萬餘户世謂之五侯仍以悺衡為中常侍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内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言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

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户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諦審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尺一詔版也）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黄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横

臣按桓帝因宦侍而殺直臣又併殺其論救者於是亡國之兆見矣

三年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横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内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内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萌蒙

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臣按桓帝寵宦孺而抑忠良李雲杜衆以此死於前朱穆又以是死於後亾國之政日促矣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福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裒善糾違肅清朝

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滂寢而不名郡中中人莫不怨之宛有富賈張汎者與後宫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横晊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小黄門趙津貪横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等罪當棄市太

傅陳蕃等共請瓚瓚等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蕃乃獨上䟽曰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鑑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瓆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必加刑譴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昔

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瓆竟死獄中瓆瓆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

河内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

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忿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信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内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非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黄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杜密御史

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人策免之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黄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尋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

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隷校尉李膺等逮考及數百人曠年拘録事無效驗臣雅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吕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辯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

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臣按黨議之興本由成瑨殺張汎劉瓆殺趙津爾

姦豪驕恣爲民蟊賊二千石舉職奉法按而誅之亦何罪之有桓帝以嬖近之譖暴興大獄舉天下善士一網而空之使非宦官自爲身謀力請宜赦則二百餘人者皆爲東市之鬼矣然則帝非有黨人乃有宦官也然猶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古大無道之世所未有也

靈帝建寧元年以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已亥解瀆亭

侯宏至即皇帝位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謟事太后太后信之故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甞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内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

蕃大喜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勲等共定計策會日有食之蕃謂武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門户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内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宦官反誣蕃武

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歃血共盟謀誅武等蕃武皆死遷太后於南宫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臣按宦官之惡至是極矣然蕃武欲盡戮之毋乃已甚乎太后以為但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也使蕃等因管霸既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擇其罪之尤者戮一二人自餘或逐之外服或許之自新重整權綱勿使内臣預朝政則宫省穆然無事矣不此

之為而欲肆其屠翦使逆孺得反其鋒而用之豈
天不祚漢乎何蕃武之賢而為謀弗臧也嗚呼悲
夫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穢汙朝
廷希之雅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
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為八
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又有八顧八及八厨之目及陳竇
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

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刋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圖危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

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詣獄其母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諸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

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臣按易之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以為上下不交而天地無邦無邦亡國之謂也今黨人之死者皆忠良志義之士而靈帝所與共國者不過十數姦倖之人雖欲不亡不可得已郭泰之慟不亦宜乎

六年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內應中平元年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强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而從之遂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等皆列侯貴寵帝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宅第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

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諝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吕强自殺郎中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賔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

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臣按靈帝平時以閹寺為父母以忠賢為仇讐故雖知中常侍之與賊通而不能誅知黨人之為國

用而不能消衽任之也惛亂之君無足譏者特以為將來之監云

靈帝崩皇子協立何太后臨朝改元光熹大將軍何進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未從進用紹計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脇太后時并州牧董卓亦在召中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强忍志欲無厭若借之朝命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卓聞召即時就道進謀

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詐以太后詔名進入於是斬進紹引兵闕下捕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誤死者張讓等困迫將帝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郎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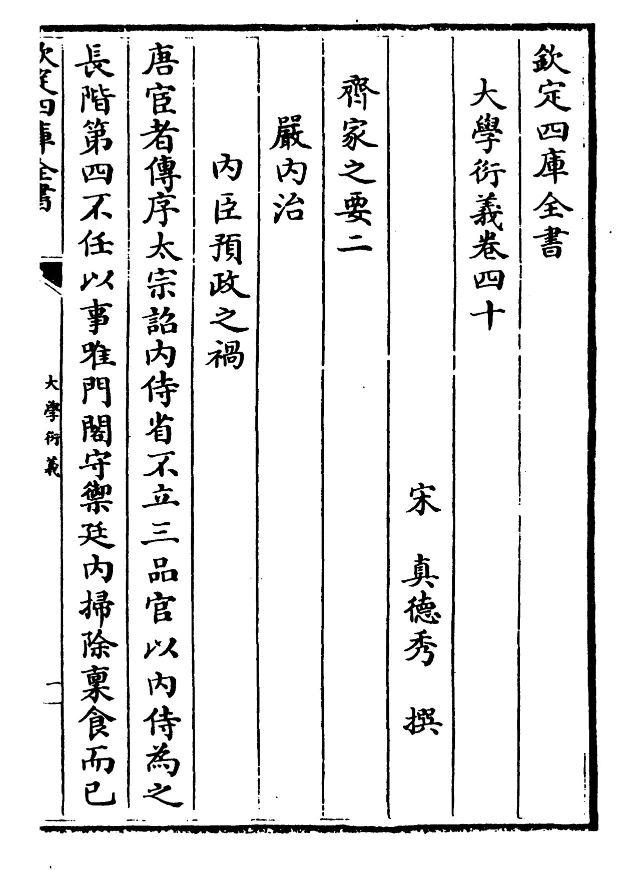
臣按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衆等之有功夫人臣

而有功夫豈不善而禍之起顧由此何哉蓋婦寺之職均在中闈婉嫕淑謹婦之善者也柔順忠篤寺之善者也婦不貴於有能則寺亦豈貴於有功哉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橫雖欲無禍得乎故安順桓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盛寵盛則為害愈深為害深則被禍愈酷至於陳蕃竇武圖之而不勝漢以益亂袁紹圖之而勝漢遂以亾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最其魁桀無一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

而驕驕而橫是乃殞身喪元之招也曷若史游良
賀之徒優游終始無所疵吝之爲得邪吁來者其
尚鑑諸

以上論内臣預政之禍

大學衍義卷三十九



大學衍義卷四十

宋 真德秀 撰

齊家之要二

嚴内治

内臣預政之禍

唐宦者傳序太宗詔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内掃除稟食而已

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受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宫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

顯元振以撥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巨鎮彊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弒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

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渠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為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艱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之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

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
浸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
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
念之哉
高力士者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先天中以誅蕭岑
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
先省後進小事即專决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徼
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

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禄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爹音遮父也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帝幸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從上皇徙西内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决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

耶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

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為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范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至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

傳曰存亡在所任人君可不詳其細哉

臣按唐世中人預國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中人

預軍政自明皇用楊思勉討安南蠻始思勉本遂不錄

為後世無窮之患惜哉

李輔國以閹奴為閑廐小兒肅宗為太子得侍東宮陳

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

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

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八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股膂

事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獻擬謹

密取人主親信而内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為浮屠詭行人以為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勑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李峴輔政叩頭言且

亂國於是詔勅不由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

太上皇居興慶宫妄言於帝因刼遷上皇於西内事已見前

篇父子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既得志又求宰相諷裴冕

等使薦己帝密擿蕭華使諭止冕張皇后疾其顓權帝

寢疾太子監國后名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

從后更召越王系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捕二王

因之而殺后於他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至

謂帝曰大家第坐宫中外事聽奴處决帝矍然欲翦除

而憚其握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司空兼中書令未幾以彭體盈代為閑廄羣牧苑内營田五坊等使檕子昻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大第於外又詔進封博陸郡王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宫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

范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皁隷之流肅宗尊寵

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巳以駭沒
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
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臣按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固可恥矣代
宗誅之而不顯其僇亦不能無憾焉夫以一閹尹
之流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尚父自有中人以來
未之有也其爲可醜不亦甚哉夫明皇始壞太宗
之法以重中人而巳之幽鬱殂謝乃出於中人之

手為明皇者固可戒矣輔國顓恣兩朝卒不免於肢體殊分投首厠溷之慘其亦何利耶臣故書之以為人君逼姦者之戒又以為小人稔惡者之戒云

程元振少以宦人直内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判元帥行軍司馬再遷驃騎大將軍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

過之軍中呼十郎裴晃與元振忤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誘屬不應誣殺瑱素惡李光弼數媒蝎以疑之瑱等上將晃光弼元勳既誅斥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遂寇便橋帝蒼黃出居陜京師陷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

下以為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顔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名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闗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由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於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内使隸諸州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

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

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

振衣婦衣私入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行至

江陵死

臣按代宗非英主也然能殺李輔國以攄二帝之

憤逐程元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其眡肅宗之

姑息蓋少瘉焉方二人之怙寵也自謂無能孰何

之者及兵權既奪官職既削孤雛腐鼠坐待誅斥

亦何能為以此觀之姦夫憸人茍非人主借以聲光未有能自跋扈者也既長其缺然後從而撲滅之所傷多矣曷若制之於初俾臣主兩全之為得哉

魚朝恩者給事黄門至德初知内侍省事乾元二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肅宗以子儀光弼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

相州

范祖禹曰凤沙衛殿齊師凤沙衛齊之閹人事見左氏傳殖綽郭最二人齊大夫曰子殿齊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使閹人殿之猶以為辱況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為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寇郭李不世出之將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宮舉六十萬之衆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迎華陰乘輿六

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媢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毁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内慚乃勸帝徙洛陽欲遠吐蕃為近臣所折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徼伺誤寵永泰中詔判

國子監會釋菜執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覩沼澄奧表爲佛祠爲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乃壞曲江華清諸宮館及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爲朝恩昵信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

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産入之軍皆誣服寃死故市人號入地牢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尚幼爲内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荅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悦元載乃用散騎常侍崔昭判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陜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希暹覺帝指密白太

后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後因寒食宴禁中縊殺之還尸其家

臣按朝恩之跋扈亦代宗獎成之也既而圖之布置張設如待敵國僅能勝之此可以為戒不可以為法也

寶文場霍仙鳴者始竝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

衛無一人至者唯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㡿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振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丐援引者足相躡藩鎮賵遺累百鉅萬略士妻女無所憚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

臣按宦官常主兵柄自德宗始然開其端又自明皇肅代始四君者皆太宗之罪人與憲宗時吐突承璀為神策左軍中尉王承宗反以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等使以討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

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上不聽後果無功還給事中段平仲等乞斬之上罷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臣按以宦官掌征伐此明皇肅代之大失也憲宗中興亦踵其覆轍後世子孫謂憲宗之英武猶以中人為制帥我其可違其後楊復恭田令孜皆主軍律趣唐於亡由祖宗貽謀之失也

憲宗末年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為太子上

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正月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宏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共立太子殺承璀太子立是為穆宗

臣按唐世宦官弑君立君自此始憲宗英主也不知春秋書閽弑吳子餘祭之義而昵近刑人以殞其身其失一又不知顧命吕伋等逆子釗之事而

使嗣子之立出宦者之手其失二以是觀之人主其可以不學哉

敬宗即位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喜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晝夜不離側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劉克明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克明等

欲易置内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中尉魏從簡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宫發左右神策飛龍兵追討賊黨盡斬之江王立是為文宗

臣按唐世宦官弑君立君於是再見矣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太和二年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宫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内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簒

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

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蔵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又

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
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賢良
方正裴休等二十三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
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
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胡寅曰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二公累
朝舊德因蕡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
舍諫官御史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

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
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旲大計定矣
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其所係豈小哉貢所陳但欲
復之於門户掃除非有草薙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
乎裴皐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四年上患宦官强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
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横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
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以申錫沈厚

忠謹可倚以事擢尚書右丞同平章事五年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㫖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侯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奏之上大怒遣中使名宰相至延英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晏敬則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師文亡命三月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寃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

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晏敬則等誣服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左常侍崔元亮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屢遣之出不退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亦言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請止行貶黜宋申錫開州司馬湊巢縣公

臣按文宗可謂不明矣方與宰相謀以去宦官宦官未去乃用其讒以貶宰相蓋挾憾而誣之其情

有不難察者文宗乃一不之察人君不明可與忠謀也哉

初宋申錫得罪宦官益横上外雖包容内不能堪翰林侍講學士李訓太僕卿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之不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

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
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功王守
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
權五月以士良為左神策中尉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
以為當先除宦官上以為信然寵任日隆八月以鄭注
為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
官陳宏志所為時宏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上謀
名之至清泥驛封杖殺之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李訓

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王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訓注爲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已已以舒元輿李訓竝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自中尉樞密近衛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冬十月訓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於

是元和之逆黨畧盡矣十二月以大理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以户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為河東節度使以京兆尹羅立言權知府事以太府卿韓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梧懷其斧以為親兵是月王守澄葬於滻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内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

為名多募壯士為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者與舒元輿謀之餘人不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宰相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

中尉仇士良魚志宏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遽

名郭行餘王璠曰來受勅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

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

人召之令入受勅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

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為

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

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士良等犇

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

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宫即舉軟輿迎
上扶升輿決後殿罘罳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
未竟陛下不可入宫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
卒二百餘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皆登殿縱擊
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入宣政門訓攀輿
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郗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
既入門隨闔宦官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
濟脱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士良等知上預其謀怨

憤出不遜語上惭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逢人輒殺李訓奔鳳翔未至為人所禽斬其首以來王涯王播羅立言郭行餘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皆斬獨柳下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士良使人齎密勑授鳳翔監軍斬注滅其家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開成元年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計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顔閒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

四年十一月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强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

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始士良宏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為翰林學士宿直夜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之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誌其事藏箱枕

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脩故脩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宏志云

臣按唐世宦官之禍至太和中已成沈痼之疾而訓注又以毒藥發之祇足以速禍亡而已事至於此明皇德宗安得不任其咎

僖宗之為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

緋紫皆不關白於上上與内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内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能言

是年冤句人黄巢反聚衆爲盜攻州縣横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

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名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黄巢入長安上幸興元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至成都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疎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

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户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按是時巨盗方據國都而僖宗疎遠大臣唯宦者與處諫官言之職也而侯昌業既死於前孟昭圖復死於後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等勸上舉大

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天下權勢皆歸其門其養子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以復恭為上將軍致仕或告復恭與假子守信謀反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李順節等將兵攻其第不能克復恭挈其族走興元與楊守亮等同舉兵拒朝廷後為華州韓史兵所獲獻闕下斬於獨柳

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吾於荆榛中立壽王即昭宗也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按復恭以援立之功恣為不法至其畔也舉數鎮之兵以攻之僅而能克以家奴之賤敢於拒捍如敵國然自視為定策國老而目天子曰負心門生自古中人之恣横未有其匹者然卒不能免獨柳之誅豈不足為後人之戒哉

昭宗光化二年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横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致速姦變胤聞之譖摶於上曰王摶姦邪已為道弼

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已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搏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搏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復召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搏罷為工部侍郎以道猷監荆南軍務修監青州軍又貶搏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户道弼長流驩州務修長流愛州皆賜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初崔胤與上密謀盡

誅宦官及道弼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彦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岐華兵為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黄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宫門不開季述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腈曰主上所為

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脩畏死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脩等姓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脩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鉏杖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鑰其門鎔鐵錮之使人將兵圍守上動靜輙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

太子嗣位季述等欲誅崔胤而憚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而已胤密致書全忠使興兵圖反正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上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德昭謝曰茍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

門孫德昭擒斬之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
下出勞將士上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
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彦範繼至方詰責已
為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
誅其黨二十餘人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
賜姓名李繼昭崔胤進位司徒上寵待胤益厚以周承
誨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彦弼為寧遠
節度使賜姓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

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丙午勅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竝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胤不從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

志欲盡除之翰林學士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
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胤請上盡誅
宦官但以宮人掌内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樞密使
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
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内之宮中陰令詗察其
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
相訣别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
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

翔胥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全忠得書遽歸大梁發兵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筠獨不肯從冬十月全忠大舉兵發大梁韓全誨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等勒兵刼上幸鳳翔全誨等令上入閤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勑書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

兵逼京師欲刼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李彦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庭無羣臣旁無侍者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崔胤裴樞罷二年四月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刼天子幸蜀宜以時奉迎勢不可緩於是全忠再舉兵至鳳翔李茂貞堅壁

不出全忠以譎計誘致之於是茂貞悉衆攻全忠營全忠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他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宫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丁酉上名李茂貞等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

人在内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三年春正月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等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内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鄉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李茂貞决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時鳳翔所誅宦官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

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及還長安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以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扇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蠧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内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

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内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宫人出入其兩軍内外八鎭兵悉屬六軍以脩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宫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顔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

恆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獨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横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濁亂天下未有能刼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

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夫
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
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
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
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權孰敢哉
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
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
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

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歐陽修曰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以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心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

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

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臣按漢唐之宦侍其忠謹自持者未嘗不獲福其驕恣預政者未嘗不罹禍人主而知此則能全其

國國全則家亦全矣内臣而知此則能全其身身

全則國亦全矣故具著之云

以上論内臣預政之禍

大學衍義卷四十